

长篇小说类银奖

反证

匡志刚 著

市公安局特警大队二中队队长修颢在结婚前夕突遭绑架，被匪徒挟持到荒郊野外，在押解途中，修颢逃脱，决心侦查凶案，寻找人质。在警方通缉抓捕“黑道”追踪暗杀的重重包围下，修颢已经生死较量，终于将凶手抓获，并撤出幕后黑手，为警方治源。



获首届全国通俗文学大奖赛
长篇小说类银奖

反证

匡志刚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证/匡志刚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932-3

I. 反… II. 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685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283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内 容 简 介

三岛市文化局局长夫妇在自己家中被杀害,市公安局特警中队长修颢被认定为嫌疑人而遭抓捕。为洗脱罪名,修颢逃脱并进行反侦查。期间,同样来自公安局上层的两股神秘力量让他感到迷惑不解:一股千方百计要置他于死地,一股却在暗中帮助、保护着他。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是后一股力量将他认定为凶案嫌疑人……修颢凭借他超群的体能、智慧和武功,几次从必死的困境中脱身,层层揭开笼罩着这一凶案的黑雾,直至真相大白。

《第一章

1

001

当那辆桑塔纳2000型轿车灯划过他藏身的假山石时,他看了一下手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时间:21:23分,日期:99-05-27。

“砰”的一声车门响,他不用探出头去看也知道,是那位局长大人下车回家了。还有2小时37分钟。他想,不知2小时37分钟后的明天会有什么重大的事件要发生。不管怎么说,老板已催了自己一次了,他知道,老板是不会催第二次的,明天是最后期限,哦,不,不,也可能是今天,老板的原话可是二十八号之前,含不含二十八号他并没说清楚。不过,他知道自己是不会去向他问个清楚的,他最好还是在二十八号之前将这件事做了,否则的话……

至于明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狗屁,他只知道明天必须是眼前这人的今后每年的“周年”、“祭日”。他拿出支烟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又放回了烟盒。根据这几天的观察,要“做”掉这人太容易了,就像他不会去问为什么是二十八号之前而不是别



的什么日子一样,他也不会去问为什么要“做”掉这人。他只想给这件事再增加点“难度”,或从中能找点“乐子”。出于对“老板”的逆反心理,他决意放在期限的最后时刻才去做此事。自然,万一老板说的期限不含“二十八号”的话,他也要让老板找不出他的毛病来。他不能去冒这个险。

2

小丈夫6岁的尤玉清在三岛市中心医院任护理部主任,干了多年的护士长,在医院本科室里可说是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指挥得小护士在她面前个个像唯唯诺诺的小丫鬟,就连那些年轻些的实习、主治医师,也都得听她几分。在家里她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对丈夫和女儿说一不二。她人长得很有几分姿色,又有几分气质,平日穿着打扮虽不是刻意追求时髦,但也很注意风度,衣服色调搭配以及脸上的淡妆和首饰佩戴都保持着一种素雅的冷基调。同时,她也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在各个方面尽量要求能“配得上”丈夫。比如住房,丈夫两年前刚提为正局她就开始了要求住房“达标”的活动。她的这些活动在家里很少提起,孙庶民也就很少知道,但他却能肯定她在外面、在上层活动着,而且他知道她也肯定会去找自己的老同学赵风赵书记兼市长。尤玉清的目标很明确,直指“副市大院”,她的这一“目标”这次险些泡了汤,因为虽然前边做了许多工作将她丈夫的分数大大地提高了一块,但剩下最后一套时,孙庶民前面仍然还有一位原“人大”退下来的副主任。不过,在最后关头那位副主任忽然宣布自己另有所好而不要这套房子了,这让那些正幸灾乐祸

地准备看这位强干的“冷美人”笑话的人，个个目瞪口呆，眼睁睁看着尤玉清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搬家工人将她新买的与新房配套的家具搬进新居。于是在那些人里便风传是赵风书记如何如何做那位副主任的工作，那位副主任又是提了如何如何条件，最后才如何如何。对这些风言有信的，有半信半疑的，有不信的，但不管怎样，却没人会去当真地落实它的真伪。

这已是将近半年前的话题了，现在入这个大院，孙庶民的司机小郑夜间开车进来连大灯也不用开，沿着那条车道，在大院花坛水池草坪间熟悉地滑行着，就是闭上眼睛也能把局长送到家门口。这天晚上就是这样，在酒席上多喝了几杯的孙庶民在迷迷糊糊中，若不是小郑转头轻声叫他，他甚至还不知车已停下了。小郑下车给他开了车门，说：“孙局长，我帮你把东西拿上去？”

“不用了。”孙庶民说，“东西不多，也不重，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他边说着边将车后座上的一沓纸双手捧了下来。小郑探身取出他的皮包递给他，边说：“再见。那我走了。”孙庶民“嗯”了一声，“再见”，转身走到楼道口，掏出钥匙来，刚要开锁，门自动开了，他笑了笑，进了楼道门。等他走上二楼时，自己家的外门也已打开了，他刚一进门，女儿孙虹已迎了上来，甜甜地叫了一声：“爸，才回来，没喝多吧。”

女儿是孙庶民的心头宝贝，人长得漂亮随母亲，性格却有些随父亲，做起事来不紧不慢，不愠不火，平日也不似妈妈那般冷冰冰的，遇到事先是会嘴角露出丝笑意来，如果是高兴的事，这笑意就会满脸荡漾开来；如果是不如意的事，她会接着皱皱眉，这一丝笑就会变成了一丝苦笑，给人一种那么纯情无



助无奈令人生怜的感觉。在家里,她和爸爸是“同盟军”,妈妈是他们的“家长”、“长官”,对他们的“结盟”妈妈也常给以嘲讽,说话间常常是将他俩“并列”起来:“你们俩真让我愁死了”,“拿你们俩怎么办”等等。孙庶民晚上若回来得晚,女儿在家总会一听到汽车响声,便给爸爸打开门,早早地在门口迎着。这天,女儿迎他进来,接过他手中的包,看看他另只手上拿的东西,撇撇嘴:“又是些画。”

孙庶民在门口换上拖鞋,往里间客厅走着说:“呵,今天这里面有两幅好东西。”

女儿把提包放在客厅门口处的一个橱柜上,这样明天早上他上班出门时,顺手从这里提着就行了,然后也跟着他走进里间客厅。两人一前一后走进时,坐在里面看电视的尤玉清并未起身,只对孙庶民淡淡地问了句:“回来啦。”

3

那天晚上他是在他租的那套即将成为他的新房的房子里,也正是他在装修布置房屋的最忙的时候。他租的这套房是别人住了五六年的房,虽然租住的房不值得花大力气装修,但一为了对得起苏玫——就是他的那位“my dear”未婚妻,另外他想自己在这房里恐怕要住上几年的,稍微简单些装修还是必要的。要收拾房子他没时间也不会,苏玫的家人也都不是些干粗活儿的人,而自己的家人都不在这个城市里,所以,他就听从了同伴们的话,找了几个民工。活儿干得差不多了,几个民工说是要回家割麦子,说走就走,一天也不敢耽误。修颢是县城上来

的,他了解这麦收是怎么回事,结了工钱就放他们走了,一些收尾的活儿能干的他就自己干一点儿。

这天他们中队不值班,他向大队长请了半天假,从中午就到了这里,在里面这儿装个拉手,那儿补个墙洞,不知不觉一下午过去了。苏玫下班直接过来了,晚上饭要拉他到饭店吃他怎么也不去,苏玫只得出去买回几个小菜,还特意给他买了两斤散装啤酒,陪他吃了晚饭。两人在这间即将成为“自己家”的屋里,少不了又卿卿我我一番,苏玫就赶紧上夜校去了。修颢小憩了一会儿,就亮起大灯又干了起来。此时因为已经是晚上了,他干起活儿来特别小心别弄出大的声响来,怕影响楼里其他人家休息。他不知道隔壁当天晚上并没有人住,那老两口,老头子中风住了院,老伴让女儿接去住了。他也不知道以后会有一天有事,早知道的话那天晚上他倒真该干出点什么“扰民”的事来,邻居们一找来,不就有了“不在现场”的“证据”了?

005

4

今天晚上真他妈不走运,他愤愤地捏着鼻子擤了一把鼻涕,甩在地上,手在裤子上抹了两把。这个“点”他昨天晚上来看过,屋里黑着灯,他没敢贸然进去。今天白天来踩过点,明明看到这家人不在家,门上着锁,好像是全家外出了,可刚才上到一楼搭的小棚顶,刚一动窗户,里面一下子灯亮了,吓得他差一点从棚顶上滚下来。跑出两个街口后,他才慢下步子来,定定神,他摸摸口袋里仅剩的5角毛票,这连明天的早饭都不够。他想,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弄到钱或货。



孙庶民今晚上有点兴奋,他打开客厅里的吸顶大灯,尤玉清眼睛一直未离开电视,灯一亮她皱皱眉头。孙庶民把手里的那摞子画放在电视机旁的柜子上,打开其中一幅:“看,这是兰野的‘九猫戏图’,‘北有兰野猫,南有白天鼠’,兰野画猫可真到了传神的地步了。看这九只猫,各有各的神态,啧啧,你看这只,歪着头在‘研究’这个小球,看那个神态百惑不解的样……”

“看这只,小爪子伸到鱼缸里去抓金鱼,抓不到着急的样。”孙虹帮爸爸展开画轴,也兴致勃勃地品评着。

“你知道吗,兰野画的猫市面上是按只论价的,一只一个价。”孙庶民说。

“那你为什么不叫他给你画张百猫图。”一直在看着电视的尤玉清不冷不热地插了一句。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说罢了,咱们要来也不是准备要卖的,我是一直没有他的正经东西,一直还真挺喜欢他的猫……”

“好啦好啦,你光顾喜欢他的猫,女儿的事就不知道关心一下。”

“女儿怎么啦?”孙庶民一愣,盯着孙虹,“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孙虹脸上微微一红,低眉敛眼地盯着那几只兰野画的猫在看。

“到底怎么回事?”孙庶民有些急了,对他来说,不管在外在家,女儿的事儿就是最大的事了。

“你看你也不用急成这个样，”尤玉清瞥了他一眼，“不是跟你说今天晚上她周阿姨给介绍一个人……”

“噢——，对了对了，怎么样，看得怎么样？”他转回头关切地问女儿。

“问我妈吧。”女儿仍是一副娇羞的样。

“叫你看人，你倒问起我来了。”

“你不是陪她一块儿去的吗？你看着怎么样？”

“你先叫她自己说说。”

“虹虹，你说，你看着怎么样？”孙庶民将画很快收起，在沙发上坐下，拉着女儿的手让她在自己旁边的皮凳上坐下来，“那青年人品怎么样？”

女儿“扑哧”一声笑了：“第一次见面怎么知道他的人品好坏。”

“哦，那可不行，别的都好说，这人品是首要的。”孙庶民认真地说。

“还有你这样的，今天晚上就是双方见个面，哪能看出个人品好坏来。”妻子说。

“那不一定，从人的相貌做派举止上，也能看出一个人的……”

“行了行了，别絮叨了，你先听听你闺女怎么说吧。”

孙庶民摘下眼镜用手绢擦了擦又戴上，看着女儿，仿佛这样做就是为了能更清楚地看清女儿脸上表露的神色。女儿在他的注视下，显得更加羞涩，几乎是在嗓子眼儿里哼唧出半句话来：“我看还可以……”

“可以什么，”尤玉清似乎早就在等着了，厉声打断她的话，



“见一面就能说‘可以’？别看人长得有些白净……”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女儿有些急，争辩说，“我只是说可以谈谈看看……”

“人是干什么的？长的什么样？”孙庶民赶紧将两人的话头岔开，免得争下去女儿受委屈。

“叫我妈说吧。”孙虹撅起了嘴，有些不高兴地说。

尤玉清此时也不再看电视了，转过身来对着他俩：“人嘛，长得还算不错，不过没有正式工作……”

“人家当律师，怎么没有正式工作。”女儿鼓起勇气反驳了一句。

“他一个多月前辞了小学教师工作，刚进了家律师事务所实习，这叫什么正式工作。”尤玉清的语气开始严厉起来。

“律师？律师不错嘛。”孙庶民急忙插上一句。

“律师是不错，那是些名牌律师，可他刚取得律师资格。如今律师这碗饭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律师事务所一天能冒出三个来，律师更是多得像什么，像他这样的实习律师谁请他打官司，不给人家打官司，一分钱也挣不到。”看来当妈的还真是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不但这青年的底细，就连这行业的底细也都摸了个清，说起来竟是滔滔不绝，“再说了，这个职业也不怎么样，我就没看中。你想他是人家出钱他给人家打官司，为了挣钱，不管什么人出钱，他都要替他打；谁出钱多他就为谁说话，不管他是犯了什么杀人罪还是强奸罪，他都得为他辩解，为他说话，为他争理，最后罪判得越轻他挣的钱就越多……”

“照你这样说当律师的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女儿坐在孙庶民的身边，低着头撅着嘴忍不住又争辩一句，“你早看不上今晚

干吗还去看人。”

“就是嘛，你早说这职业不好咱不去看人就是了。”孙庶民听着妻子的话也有些不服气了。

尤玉清听着气得把电视一下子关了，把遥控器往皮沙发上一扔，抬高了声调说：“你们爷俩倒有理了，这人是给我看的？我这当妈的把对方的情况了解清楚是为了谁好？你们说说。你们倒好，一个大小姐一个，什么事也得当妈的操持；一个甩手掌柜的，家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什么事都不管不问……”女儿不高兴地“腾”地站起来走了，进了自己的房间，把门也关了起来。尤玉清声音跟在后面，“你不用一说你就不高兴，你要这样以后你的事我就不管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孙庶民也站了起来，边收拾刚拿回来的那些画边说：“女儿也不小了，这些事就该多听听她的意见。”

“你也行了吧，”尤玉清矛头一转又对着丈夫来了，“你整天就知道倒腾字啦画啦，会朋友喝酒，家里的大事小事一概不打听，什么事不得我出面……”

“女儿找对象哪有当爹的在里面掺和的？”

“什么叫掺和，不管不问就好了？女儿大了，大了嫁不出去了还是怎么了？大了就该从马路上不管什么人拉一个就行？好，这事你不掺和，那弄房子的事你为什么也不管？那不都该是男人的事？让我这么个女人在外面疯？你以为外面都说我些什么我一点不知道？我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你们爷俩，为了这个家。”尤玉清越说越来气，孙庶民赶紧打圆场：“你看你，说哪儿去了。今天这时候了，快睡觉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孙庶民边说着边抱着那些画退进书房，尤玉清又一屁股坐



了下来，一个人生着闷气。一会儿工夫孙庶民从书房出来，往卧室走的时候，又到客厅门口探头问她：“哎，你今天去提钱了没有？”见她赌气坐在那儿不回答，也就没问下去。

6

010 | 他看着二楼孙家的两个房间的灯先后关上。他白天曾进去过孙家，这两个房间一个是孙庶民两口的卧室，另一个是他们那宝贝女儿的卧室。一想到他们的那个女儿，他不禁咽了口唾液，他未见到过她，但在她的房间里看到她的照片，那是一个标准的美人。俊俏的瓜子脸上，一对弯弯的细眉下，是一双眸子油亮黑白分明的眼睛；微翘的尖尖的鼻头，一副小嘴唇唇微噘着，像是在对人撒着娇。他对着照片一时竟看呆了。

他玩过多少个女人自己也数不清了，其中不乏美女，更有一些妖冶妩媚、善风流调情的，但那大多都是一些风尘女子，或经他手以后“堕落”为风尘女子的。粗俗的调笑、拿捏的娇羞、故作的学生腔……甚至叫床都是职业的，这一切都越来越让他感到乏味。对她们，他现在几乎已失去了“性趣”，而只有“欲望”了。他在他身边的圈子里已搜寻不到“新鲜”的“猎物”，转而向社会中寻找，却两眼茫然。今天，面对着这个女孩的照片，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原来是那么猥鄙、下贱，他也意识到她可能正是自己一直想找却找不到的“另类”女子。不过，一旦找到了，他才知道自己根本无法面对她的那种山溪般的清纯与透彻。他能做的，依旧只能是卑鄙的、亵渎的、罪恶的、连自己此时都感到不齿的事。

又一辆小车从前方的甬道经过，车前灯从他藏身的假山划过，这已是今晚上的第七辆送“领导”回家的车了。倦鸟归巢。他想到了这个挺有那么点诗情画意的词。他看看表，液晶显示的时间是23时38分，已是子夜时分了，但愿这是最后一个归巢的鸟。

他又拿出支烟卷来放在鼻子下嗅了嗅，他一个晚上没吸烟了，他对自己的意志力挺佩服，在这么一个枯燥单调乏味并被困着一动不准动的情境中，两个多小时里他能坚持住不吸烟，并且精神也不受很大的影响，对他这么一个一天一包烟的“烟鬼”来说，确实不容易。此刻的夜，开始真正地静下来了，大院各大楼里的灯光几乎都灭掉了，一座座黑黝黝的楼身影模糊地矗立在那里。耳能所及的区域内，偶尔能听到一辆汽车，带着滑翔般的声音，远远地掠过，然后，整个世界就陷入了给人以窒息感的静谧之中。

他又看了一次表，世界不知不觉中已进入了新的一天，时间已是99-05-28;00:08分。他从藏身处站了起来，原地活动了一下腿脚和全身的筋骨关节，在这个静谧中，自己身上某些关节活动时发出的“嘎吧嘎吧”的响声竟显得如此之大。他那双已习惯了黑暗因而在暗夜中也已具有很敏锐的洞察力的眼睛，向四下扫视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便掏出副薄手套戴上，向孙家住的楼悄无声息地移动过去。

7

也不知是油漆的气味变了还是自己的嗅觉变了，修颢记得



自己小时候是挺乐意闻油漆味的，类似的还有汽车“放屁”的味，可长大了却反而闻不惯了。长了这么大，可能今天晚上是自己直接接触油漆时间最长的一次，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室内该油漆的地方基本上都油了一遍，自己也被这油漆气味熏得头有些晕，胸口也感到恶心。说是没出大力，可全身憋屈得难受。他晃着头活动了一下发硬的脖颈，又活动了下发板发僵的四肢，不小心碰到了一只小方凳，在方凳眼看要倒地的一刻，他已手脚麻利地抓住了它，轻轻地放好。他还对着想象中差一点被“惊醒”的邻居们，夸张地伸了伸舌头。一看表已近午夜12点了，他记得不远处有个小公园，他想还是出去活动一下，便轻手轻脚地出了门。一出楼道，外面的清新空气让他有些兴奋，他大吸了一口气，朝小花园走去。

8

孙虹回到自己房间后，听了一会儿CD，往日那些能令她沉迷其中的中英文歌，今天却一首也不能把她吸引进去，繁乱的心绪搅得她脑子一片混乱，最后她扯下耳机扔在枕头旁，睡下时已过了23点，听到爸妈房间里还在隐隐传出妈妈的声音。她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心绪不宁的她睡得也很不踏实，懵懵懂懂之间，也说不上是想心事还是做梦，脑子里总在翻腾着一些影像和断断续续的情节。她觉得刚刚睡沉有个三五分钟，猛地又醒了，开始她以为自己还是在做梦，眼睛也未睁开，翻了个身准备重回梦中，但一声闷响这回却是实实在在地传到了她的耳中。她支着耳朵仔细听，有种模糊不清的声音从不知哪个房

间传出。她想可能还是妈妈在和爸爸叨叨,她不想去管,也就不想再仔细去分辨这声音,她想那应该是两人还在“讨论”她的事,她想继续睡她的觉。但不知怎的一股隐约的不安从胃底部翻卷着往上腾起,直搅得胃囊似被抽空了,心在悬着吊着。她再仔细听,声音没有了,但她的不安却更大了。她定定神,决定起来一趟,到两个卧室之间的那个卫生间去一趟,这样就能经过爸妈的房间门口。

她开开床头灯,起身趿上拖鞋,开开自己的房间门。她站在门口先听了一会儿,爸妈的房间里又传出一声含糊的声音,她想也可能是他们两人谁在翻身,或说了句梦话。门外就是小客厅,眼下里面只有一盏夜间长明的壁灯在叶形的灯罩后发着幽幽的绿光,屋里的家具摆设都笼罩在一股黑影朦胧的静谧中。空着的沙发,恍惚间她似乎看见了刚才妈妈坐在那儿的身影。她轻轻穿过客厅向前走去,就在她快要走到爸妈房间门口时,她忽然下意识地感觉到脑后似乎忽悠吹过来一股风,还未等她反应过来,一只胳膊从她后边一下子勒住了她的脖子,接着一只戴着手套的大手已捂住了她的嘴,这只手中一块湿乎乎的棉纱布捂住了她的鼻子,她的鼻腔内当即充满了一股说不清的气味,还未等她辨别清楚,只觉得一股雾状的东西从鼻腔涌入脑中,接着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9

半夜里远远的脚步声非常清晰,渐渐走近。路灯先是将一个身影投了过来,地上的影子晃晃悠悠地越伸越长,终于身影

